



杰維辽夫著

維尔霍微納. 我們亲爱的故乡



（蘇聯兒童文學）

維爾霍微納 我們來愛的故鄉

維爾霍微納，我們親愛的故鄉

〔蘇聯〕 杰維辽夫著

移 模 譯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七年・北京

MATVEI TEVELYOV
“VERKHOVINA, OUR LAND SO DEAR”

根据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MOSKOW 本譯出。插圖系 A. F. TARAN 所繪。

內 容 說 明

維爾霍微納是外喀爾巴阡山烏克蘭的山區，千年來處於異族封建貴族地主、資產階級和法西斯匪徒的殘暴統治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才重歸祖國烏克蘭的懷抱。本書故事以兩次世界大戰前後為時代背景，結合動亂的史實，通過一個貧農出身的知識分子的成長和覺悟過程，寫出了解放前該地勞動人民的極端貧困的生活、他們的掙扎和鬥爭以及統治階級的無恥的欺騙、詭詐和殘忍。書中人物很多，形象鮮明，即以知識分子來說，有久經鍛煉、英勇果敢的革命領袖；有受資產階級教育蒙蔽，迷信科學萬能，不問政治，然而在殘酷的現實面前終於覺醒並靠攏革命的學者和農藝師；有意志薄弱，經不起打擊而消極頹廢的銀行職員；有投靠統治階級、冒充青年導師的變節分子等等。

本書書名借用了當地一首民歌中的第一句，全書也正是洋溢着對鄉土的熱愛，充滿抒情詩的情調。本書是作者第一部長篇巨著，甚得好評。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4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57號

北京京華印書局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書號573 字數370,000 開本850×1168 1/32 印張15 $\frac{7}{8}$ 插頁3

1957年7月北京第1版 1957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00001—14000冊

定價(6) 1.70元

作者前言

我在十七岁的时候，出門漫游故乡各地，一心要去观察故乡最偏远地区的生活，要尽可能地多了解一些故乡的許多城市和乡村，那时根本没有想到日后要从事文学工作。我两度攀登格魯吉亚、阿尔明尼亚和达格斯坦的群山，横越阿腊克斯河周围的荒瘠的草原，在秋收的季节到果园里和葡萄园里去干活。我看见人民的勤奋努力正在变沙漠地带为碧綠的棉田，使活命的水潺潺地流入新开的运河。在我去訪問的崇山峻岭中，我看到人民本身所發生的变化，人与人之间的亲睦友好关系正在代替过去那种劳民伤财的仇杀。

我的家庭从斯摩棱斯克附近森林中的一个乡村里，搬到了列宁格勒，当我回到这新的家里去时，在我背包里的少数物件中有两本笔记本，那里面写着我最初的几个短篇小说。

可是，过了几年之后，我才把写作当做职业。同时我还在度量衡局、在一家照相纸工厂里工作，后来又做过图书馆管理员，上过青年工人夜校，一面继续写作。

我最初发表的作品是一本薄薄的短篇小说集，书名是“擦皮鞋的小摊”，还有一本叫做“群山改变了面貌”的小说，一九三二年和一九三三年先后出版于列宁格勒。

一九四二年的严酷的冬天，被围的列宁格勒英勇地击退希

特勒匪徒的猛攻，这时我在这被围的城市里工作，就当了新聞記者。

偉大衛國战争結束，我以苏联新聞处記者的身份到外喀尔巴阡省去。

在和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羅馬尼亞接壤的苏联西南部边境上，有一連串綠色的山岭和一条狹窄的平原，这就是外喀尔巴阡山区域，它是重归苏維埃乌克兰的許多省区中最年輕的小弟弟。

当我在那里作記者的几年里，我徒步游历了喀尔巴阡山里許多公路的兩側地区，长期居住在維尔霍微納（該省山区的名字）的偏僻的乡村里，一面發新聞，一面写文章和短篇小說，題材是那里正在生根的新的生活，新組織起来的集体农庄，第一次設立的使用本族語文的学校，以及共产党員的不倦的努力。記者的日常工作当然使我能够比較广泛而深入地了解外喀尔巴阡山烏克蘭人民的历史和他們的土地。这个小民族的悲慘的历史，在几百年的压迫和苦难中使它能够一直保存自己的語言文字、風俗習慣和民族尊严的那种大無畏精神，以及对偉大烏克蘭祖国的深厚的感情——这些都使我深深地激动。

可是，我并没有馬上想到要写一部关于外喀尔巴阡山的长篇小說。欽佩一个民族的毅力，了解它的历史，仅仅憑这个还不足以写出一部有价值的长篇小說来。我感觉到，我需从某一个人的生命史方面受到激發，这个人的脉搏是我能够用自己的心去感受的。

一九四八年的一天，山里正下雨，我碰見一个十三岁的牧童，叫做伊凡科·克魯查紐克。牛群和羊群在山坡上吃草，那孩子却坐在帳篷里看鲍里斯·波列伏依的“真正的人”，眼睛不时瞟着畜群。我也在那个帳篷里避雨，發覺这孩子是个聪明而讀

書很多的少年，他是學校里少年博物家米丘林小組的組長。

我听專家們談起高山牧場、生長在那里的各種草類的特殊情況以及山地的土壤的時候，從來沒有能夠像這個十三歲的未來的博物家那樣引人入勝，那麼無所不知。他告訴我他的小組在學校的地里所進行的實驗，他們正在培植維爾霍微納以前從來沒有生長過的庄稼。

“你長大了準備干哪一行？”我問這孩子。

“當農藝師呀，”他滿懷信心地回答說，就和一個知道自己有機會從事任何工作的人一樣。

“從前這裡一定也有像伊凡科這樣的的孩子，想長大起來做農藝師，”我想。“他們後來怎樣了呢？”

我心里一直向這方面琢磨，慢慢地就在筆記本里勾劃了伊凡·別林涅茨的生活故事，他是我想寫的長篇小說中的虛構的主人翁。我把他看做出身民間的知識分子，一個有才能的青年，一心想改善人民的生活，這種願望卻和資產階級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秩序發生了衝突。

可是，把伊凡·別林涅茨叫做“虛構的主人翁”，是並不十分確當的；因為在碰到那個牧童之後不久，我就發現里品諾埃村的一個山地集體農莊里有一個農藝師，這個人的歷史情況剛剛適合我要創造的人物。真的，我去看他，聽他介紹自己的歷史，當時簡直覺得他仿佛讀過我筆記本里的全部材料似的。

應該承認，我後來執筆寫這本小說的時候，很少乞靈於虛構。這也許並不是一本小說的優點，可是事實提供給我的材料實在太合乎我的需要了。

至於小說里的其他人物，是這樣的：喀爾巴阡山人民珍惜地懷念着奧列克沙·博爾坎紐克（小說里的奧列克沙·庫爾季涅茨），他是共產黨員，人民事業的英勇戰士，被霍爾第的爪牙

杀害在布达佩斯的馬吉特監獄里；奧列克沙·烏利涅茨和瓦西里·沃施舍彼涅茨是戈魯列亞的原型，今天正為改造山區的生活而不倦地工作着；可是提起卑鄙的政客斯契列茨基（小說里的列斯契茨基）或者唯利是圖、極端殘忍的馬特拉赫，維爾霍微納人民至今猶有余畏。這些人物都無須我虛構；他們來自生活，各自充了我這小說里的角色。當然羅，我到底把他們写得有多少說服力，那是另一個問題，不過這是要讀者來評判的了。

這部小說我寫了五年。現在這本書已經出版了，我很想再寫一部——當前的維爾霍微納和我在那里目睹的顯著的变化。

馬特威·杰維辽夫



М. М. Евсеев

在烏日戈罗德的一条街上，有一幢小小的花园房子，紧紧地挨着山坡。站在这幢房子的窗口，望得見整个小城：它的古堡、葡萄园、瓦盖的房頂，以及那条夏天里水就淺下去的河流，都在眼睛底下。

一条有着許多裂縫的石板小道，从大門口穿过花园，直通到那扇鑲着玻璃的門跟前。魯查娜和我第一次踏进这幢房子，就是打这扇門走的，那时我們都还年輕；我們的兒子伊尔科也就是在那条石板路上学走路的。在这幢房子里……

不过在我这个故事里，这房子却还是后来的事情。

我生在維尔霍微納^①的斯都景尼查村，也是在那兒长大的。这兒，在两个高崗之間有一条狭窄的山谷，挨着山谷，有許多斜頂的小木屋，一簇簇密層層的云杉像龐大的云梯似的攀生在山腰里。

不論在哪个小屋里，如果要看天的話，你得坐在泥地上，直打窗子頂端望出去。只有这样，你的視線才能达到峰頂，窺見两个山峰中間的那条藍色的窄帶；要是凝視得久了，你会觉得这条窄帶仿佛是流动在綠色的两岸之間的一弯清流。

① 喀尔巴阡烏克蘭的山区。——原注。

常常有游客打維也納、布達佩斯和布拉格來觀賞樹木蔥翠的喀爾巴阡山的美景。敢于投資的客棧老板們在溪水旁邊造了木頭小屋；獵戶們兜攬生意，給喜歡追捕野鹿和野豬的游客服務；還有人教游客們怎樣在冰冷的急流里捕捉鱒魚。

不錯，什麼鳥兒都稱贊自己的窠，但是除了這裡，你再也找不到這樣的大山林，這樣的打地裡涌出的礦泉，或者這樣美得神秘的夏天——那時候，群山、遠處的高山草地以及一小塊一小塊的耕地，都隱隱約約地在暑氣裡發着藍色的閃光，同時卻呈現出清晰的輪廓。

假如你從遠處眺望我們這林木蒼郁的喀爾巴阡山，它們顯得靜穆安詳，容易登臨，彷彿在向你微笑。你絕對看不見一堵光禿的懸崖，一個多石的山坡；你真會以為那汹涌起伏的綠色波濤受了魔術的影響，突然靜止了。可是，一旦身臨其境，你就會發現另一個世界，那兒幽谷朦朧，山洪澎湃，那些古老的山毛櫸和雲杉會使你見了目眩心驚，它們是那麼高大，叫你不由得奇怪它們怎麼能夠在那峻峭的山坡上生根的。

再說冬天我們的維爾霍微納三天兩頭下雪，又是多么可愛！這一帶地方的雪不是乾燥的、粉粒狀的，它鵝毛似地直往下落，像一堵難以穿過的、活動的白牆。樹杈枝幾乎承不住層層積雪所構成的高高的白色帽兒的重壓。深沉的寂靜統治着世界。接着天空晴朗了，太陽打雲裡露出來，它的光綫照到哪裡，哪裡便發出歡樂的火花，並且閃爍着淺藍的、絳紅的、淡綠的和深紫的虹彩。再看那群巒疊嶂——它們彷彿飛翔在大地上空，像航行在蔚藍的天空裡的紫雲。

但是構成維爾霍微納的生活的，可不是這些濃林密布的群山，不是那玻璃熔液似的濃稠墨綠的河流，也不是那萬里無雲的晴空，而是極度的貧困和無盡無休的生存的掙扎。

一千年前，基輔羅斯的這些邊陲地方遭受馬扎爾部落的蹂躪。喀爾巴阡山的農民和牧人起來保衛他們的蔥翠的山鄉，但是敵人的人數遠遠超過他們。入侵的馬扎爾騎寇踐踏田畝，縱火焚毀反抗者的村子，在新的土地上定居下來。敵人用燒殺手段征服了這個地方，但無法征服當地人民的心，他們退入深山，堅決保持着本鄉的語言、宗教和風俗習慣，繼續忠於被強迫割離的偉大的祖國。

世紀接着世紀，一代接着一代，國家興亡，盛衰交替；整個整個的國家民族消失了，除了在史籍和傳說中以外，什麼痕迹也沒有留下。但是，無論是兽性的壓迫，無論是強加在人民頭上、為人民痛恨的統一教會^①的陰謀詭計，無論是奧匈帝國統治者堅持執行的馬扎爾化政策，無論是殘酷的貧困——什麼也不能使這個從大羅斯國家割下的支流枯竭。

山腰里農民的一小塊一小塊耕地，緊緊地擠在伯爵的森林和草地之間。說到這些田地的大小，當地流行着一句辛酸的笑話——人們說：“米科拉，要是你想在自己田里睡個午覺，你得睡在田中央，當心把腿屈着，要不然你就侵入伯爵的地里了。”

雨水和山泉沖掉土壤中所有的養料，陣陣春寒凍壞幼小的莊稼，只有毫無生氣的燕麥和大麥還在農民的地里掙扎。往上去，在山毛櫸和雲杉之間的山中牧場上，長滿了有毒的高山酸模和一叢叢矮杜松，不容牧草再有生長的余地，因此牛羊都不得不擠在一些還長着牧草的島嶼似的小塊土地上。

打我還能夠記憶的時候起，災荒沒有一年不光顧維爾霍微納；它往往隨着聖誕節降臨，發一兩個月的威風，彷彿在試試它

① 統一教會是希臘正教和受教皇管轄的羅馬天主教聯合後的產物。在喀爾巴阡山各地，它出現於一六四九年。梵蒂岡想統治希臘正教的這個企圖，受到大部分教徒的強烈反對。——原注。

的力量。

地方当局把維尔霍微納的飢荒看成像四季的变换一样自然和不可避免，他們只害怕一件事——那就是飢民的騷乱。烏日戈罗德城里皇冠大飯店举行着慈善跳舞会，而維尔霍微納各村里却出现了宪兵。

但是灾荒之神更加跋扈，他大踏步地打这一家走到那一家，把孩子們的肚子吹得鼓一般大，把成年男女折磨倒；在那些完全不用釘子的木造教堂里，不断地响起寂寞凄清的鐘声^①。

……我記不起父亲来了。当他离开家乡上美国去謀生的时候，我还不到四岁。但是他离家那个寒冷的春天的日子，村里小客棧門前那条街上的情景，却依稀犹在眼前。我站在小客棧的窗前，牵着母亲的裙子。母亲的臉上給眼泪弄得湿漉漉的，和她一同站在那兒的別的女人也都一个样。十二个背包和新做的胡桃木棍子堆在門廊里，等待着跟它們的主人踏上漫长的旅途。

小客棧里傳出喝醉了酒的高声叫喊，男人們正在那兒餞別。开头还听得清这个人那个人的說話声，接着便混成一片喧嘩，直到升起令人腸断的歌声：

在那高山的牧場上，

風在咆哮……

娘兒們在哭泣——默默地、順从地哭泣，把她們的孩子紧紧地摟在裙边。母亲也在哭，两手抱着我的头。接着，借燒酒的力量振作起来的男人們，一个跟一个走出来，嘴里繼續唱着。他們捡起背包和棍子，歪歪斜斜地走出門廊，开始向家里的亲人告别。

这幕景象在我的記憶里特別新鮮生动，也許是由于我曾經多次目睹这样的离别場面。年年都有几十个或几百个男人离开

① 指喪鐘。——譯者注。

維爾霍微納，去尋求虛無縹緲的幸福。他們到法國去，到比利時去，到加拿大去，或者到美國去。

我的父親就這樣去了，從此沒有回來。他的生死存亡，誰也不知道，我媽叫村里唯一識字的人依爾科·戈魯列亞寫去的許多信，也如石沉大海。

母親的生活十分艱難，但是她沒有再嫁，雖然有不少人挽了媒人來說親。母親確實長得很美麗。我現在還清楚地看見她像站在我面前似的：她的橄欖色皮膚的鵝蛋臉，她的烏黑的頭髮，她的淺灰色的眼睛——眼睫毛長得那麼密，像晴天的雲彩似的在睫毛下邊投下一片陰影。

她難得笑一笑，也難得給人以愛撫，寧願聽別人說話，自己卻不大開口。

當父親歸來的希望完全斷絕的時候，母親就開始思量怎樣掙脫我們所過的極度貧困的生活。她只看到一條出路：給我受些教育，使我能夠脫離既沒給我祖父又沒給我父親安排過一天好日子的那塊土地。她開始越來越常常談起怎樣送我去上學的問題，這成了她生活的唯一目的，今天老一輩的人都知道，這在當時是多麼難以達到的目的。

2

我們全區孩子們能夠在那兒用自己的語文進行學習的學校僅僅只有一所，設在山背後斯都景尼查六哩遠的貝斯特羅埃村里，往那兒去的道路越過一個險峻的山隘，冬天里簡直無法通行。

為什麼當局不把这个學校設在斯都景尼查或帕托基，讓附

近許多村里的兒童上學方便些，而偏偏設在這又小又遠的村莊里，誰也猜不透其中的奧妙。直到有一天，一個打烏日戈羅德來的官員路過斯都景尼查，在小客棧里多喝了一兩杯酒，才一松嘴泄露了秘密：

“所以設在現在這個地方，正是為了使上學的人少些。對於維爾霍微納的賤民，有這麼個學校盡夠了。”

母親是那麼執意要我去上學，她甚至準備賣掉小屋，遷到貝斯特羅埃去住。

“這有什麼要緊？”她對鄰居們說。“我沒田沒地，不一定要留在这里。”話雖這麼說，可是想到要離開自己原來的村子，她的心情還是沉重的。

一九一四年春天，當風已經把山間的道路吹干，森林已經披上繡了花邊似的嫩綠的新裝的時候，一天，母親對我說：

“明天我們上貝斯特羅埃去，孩子。我們得跟老師談一談，並且在那兒找個安家的地方。”

第二天中午，我們站在一座狹長的木屋門前，木屋的窗子很小，破爛的屋頂上長滿青苔。正面的牆已經鼓出來，用三根橫柱撐着。有幾扇窗上的玻璃不見了，糊着油紙。

這就是貝斯特羅埃村的學校。

前些時候，這個學校的教師是統一教會的一個助祭，那人是一個禿頂的高個子，毫無心肝，動不動就責打兒童，罰他們在奧匈帝國弗朗士·約瑟夫^①皇帝的蠅糞點點的像片面前一連跪上幾個鐘頭。他嗜酒如命，終於把命喝掉——一天晚上倒在自家的小屋門口，給凍死了。

學校停辦了一年，誰也不願意到這荒僻的地方來教書。大

^① 弗朗士·約瑟夫（一八三〇——一九一六年），一八四八——一九一六年奧匈帝國皇帝，對外推行侵略政策。——譯者注。

家都以为第二年还会繼續停办，但是秋末却突然来了个教师。

老乡們說，村里铁匠瓦西里·米哥夫卡的女婿米哈伊洛·庫尔季涅茨早在春天就带着妻子和剛剛一岁的兒子搬到貝斯特罗埃来了。以前，他在提薩河畔一家化学制品厂里当技术工人，因为妻子身体不好，需要呼吸山間的空气，这才辞了工作，到丈人家来。这是老乡們說的。后来才知道，米哈伊洛·庫尔季涅茨迁居貝斯特罗埃，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化学制品厂的經理觉得这个無师自通的技术工人过于能写能算，博学多才，不合他的胃口。他也不喜欢庫尔季涅茨那种沉着安詳的气派。有人告訴他，那技术工人常常对旁的工人說什么沒有皇帝或老板，老百姓就能过得挺好，这时候他开始觉得不可容忍。有一天他亲自听見庫尔季涅茨說：并不是魯西恩人^①来居住在馬扎尔人的土地上，这是不真实的；剛相反，是馬扎尔人的游牧部落强占了俄罗斯的这些边远地区，在这兒作威作福地統治了一千年……于是，虽然那个技术工人干起活来挺不錯，什么活兒都来得，但是他被解雇了，一个奥国人接替了他的工作。

庫尔季涅茨曾試圖在几家鋸木厂找过工作，但是發覺他已經被列在他們的黑名单上了。除了投奔已經上了年紀的丈人，去幫助他做些铁活外，沒有別的路好走。

庫尔季涅茨在貝斯特罗埃住下了，和村里的老乡們交起朋友来。一天，他在铁匠鋪里听大家說起那个停办的学校，便馬上遞了个申請書，請求批准他去教書。接到申請的那个官員正在为維尔霍微納这个学校——他从沒見過这个学校——的事情煩惱，十分乐意有机会推开这件事情，甚至竟推荐了庫尔季涅茨。这就是貝斯特罗埃怎样来了个教师的經過。

① 喀尔巴阡山烏克蘭重归苏維埃烏克蘭之前，当地人民被叫做魯西恩人。

——英譯者注。

山村里的人談起新教師，都同聲稱贊。他們說，他不但教得好，而且必要的时候还敢站在老乡們的一边，反对“执政官”（执行政府決議的官員），甚至反对伯爵的管家。

老乡們都很敬重庫尔季涅茨。斯都景尼查的牧人伊尔科·戈魯列亚，就是替我母亲写信給我父亲的那个人，平时說話苛刻，爱奚落人，却时常和这个乡村教師在一起，只要一說到教師，便显然高兴起来。

貝斯特罗埃小学本来應該有一个統一教會的神父做监督人，但是村里沒有神父，而教区的神父又难得来，不大高兴来，因此就由村长执行监督的任务。

一天，正当課間休息的时候，村长来了。老师在自己屋里，孩子們好奇地瞪着那大腹便便的胖子，他拿着一根粗糙而沉甸甸的拐棍。

村长对簡陋的教室怀疑地打量了一眼，突然哼了一声。規定悬挂的奥匈帝国皇帝的像并沒挂在老师的講桌上方，却挂在爐子旁边，而在老师講桌的上方却挂着两个桦木制的雕花框子，里面装着村长完全不認識的两个人像。其中一人长着一头鬚髮，两臂交叉在胸前，目光凝視着远处；另外那个蓄着长长的八字鬚子，戴着高高的羊皮帽兒，两眼仿佛注視着村长的一举一动。

“这是什么人？”村长咆哮說。

“作家，”孩子們畏怯地齐声答道。

“什么作家？”

“我們的作家，”孩子們又齐声答道，似乎大胆了一些。“那边的一个——他是普希金，这一个 是舍甫琴科。”

“哼，”村长說，拚命想了一陣。“我可記不起……”

“可是他們是我們的作家，是俄羅斯的作家！”小孩当中有一个惊异地嚷道。